

中國文學研究典籍叢刊

〔清〕張玉穀 著 許逸民 點校

古詩賞析

下

中華書局

中國文學研究典籍叢刊

古詩賞析

下

〔清〕張玉穀 著
許逸民 點校

中華書局

古詩賞析卷十一

晉詩

陸機

字士衡，吳郡人。吳大司馬抗之子。少有奇才。吳亡入洛，太傅楊駿辟爲祭酒。累遷太子洗馬、著作郎，出補吳王郎中令，入爲尚書郎。趙王倫輔政，引爲參軍。太安初，成都王穎等起兵討長沙王乂，假機後將軍、河北大都督，戰敗，爲寺人孟玖譖殺。

爲顧彥先贈婦二首。○按詩後首婦答，題當作《爲某贈婦婦答》詩爲妥。

辭家遠行邁^(一)，悠悠三千里。京洛多風塵，素衣化爲緇。脩身悼憂苦，感念同懷子。隆思亂心曲，沉歡滯不起。歡沉難剋興，心亂誰能理^(二)。願假歸鴻翼，翻飛游江汜。此支紙二韻，第二部三聲通韻。○《文選》卷二四、《玉臺新詠》卷三

此代顧客遊京洛寄婦言懷之詩。前四，先叙已辭家適遠作客之艱。素衣化緇，造語新穎。中六，從脩身憂苦，遞落懷人；就心亂歡沉，反覆以申明之。後二，收到願歸，兩意都攝。

〔一〕「邁」，《文選》卷二四、《玉臺新詠》卷三作「遠」。

〔二〕「能」，同上二書作「爲」。

東南有思婦，長歎充幽闥。充幽闥，歎聲充滿於閨闥也。借問歎何爲，佳人眇天末。眇，渺同。遊宦久不歸，山川脩且闊。形影參商乖，音息曠不達。參、商，二星名，長不相見。離合非有常，譬彼弦與筈〔一〕。筈，箭末受弦處也。願保金石軀，慰妾長飢渴。○同上

此首則代婦答顧之詩也。前四，由居愁即點懷人，却用記事體，詰問而起，別甚。中四，叙闊別正面，簡而括。後四，推開以安命語作慰，以保身語致祈，而已之飢渴，只在反面點出，若不望其歸而望歸之意愈顯，用意最曲。士龍亦有此題往返四首，平直少味矣。

〔一〕「筈」，《文選》卷二四作「括」。

赴洛道中作二首，選一。

遠遊越山川，山川脩且廣。振策陟崇邱，安轡遵平莽〔一〕。夕息抱影寐，朝徂銜思

往。頓轡倚高巖，側聽悲風響。清露墜素輝，明月一何朗。撫枕不能寐，振衣獨長想。○《文選》卷二六

此第二首也，辭親望鄉之意已見前首，故此只申寫征途之況。前八，皆叙道途跋涉之景，插入「夕息」二語，便不平直。後四，就夜景淒其作收，明翻抱影，暗顧銜思。

〔一〕「安」，《文選》卷二六作「案」。

塘上行 擬魏相和歌辭清調曲。

江蘼生幽渚，微芳不足宣。被蒙風雲會，移居華池邊。發藻玉臺下，垂影滄浪泉。霑潤既已渥，結根奧且堅。四節逝不處，繁華難久鮮。淑氣與時殞，餘芳隨風捐。天道有遷易，人理無常全。男歡智傾愚，女愛衰避妍。不惜微軀退，但懼蒼蠅前〔一〕。願君廣末光，照妾薄暮年。○《文選》卷二八、《玉臺新詠》卷三、《樂府詩集》卷三五

《塘上行》始於魏文帝甄后，此詩擬之，亦作宮怨看。前十二句，皆以江蘼比己。而四句叙出身之概，四句叙遭時之盛，四句叙末路之哀，意亦平順，託之於物，便覺空靈。後八句，接喻意用慨歎遞落正意，而女愛以男歡襯出，懼讒又以甘退跌醒，然後以望其終鑒收住，辭旨婉曲。

〔一〕「但」，《樂府詩集》卷三五作「恒」。

隴西行 擬漢相和歌辭瑟調曲。

我靜如鏡，民動如煙。事以形兆，應以象懸。言凡事必有形之先兆，而應之則如象之自懸於鏡，初無成心也。豈曰無才，世鮮興賢。○《藝文類聚》卷四一、《樂府詩集》卷三七

此表治世之略，而惜不用也。借用古題，頗覺無謂。首二，民我雙提，形容動靜，造句特奇。中二，明以靜御動之方。後二，致懷才望用之慨。陸詩四言多平實鋪排，惟此簡峭，取之。

陸雲

字士龍。少與兄機齊名。吳平入洛，刺史周浚召爲從事公府掾、太子舍人，出補浚儀令。後拜吳王晏郎中令。成都王穎表爲清河內史，屢以正言忤旨。機敗，并見害。

失題 六首，選一。

閒居外物，靜言樂幽。繩樞增結，甕牖綢繆。和神當春，清節爲秋。天地則爾，戶庭

已悠。言我之神和，可以當春；我之節清，可以爲秋；天地之道，不過爾爾；戶庭之內，不已悠然自適乎？

○《陸雲集》卷二

此賦貧居之可樂也。首二，從閒居樂幽領起。三四，實叙閒居貧況。後四，申說樂幽之概，命意超，造句雋。

潘

岳

字安仁，滎陽中牟人。美姿儀，少以才穎著名。舉秀才爲郎，遷河陽、懷二縣令，入補尚書郎，累遷給事黃門侍郎。趙王倫輔政，孫秀誣與石崇爲亂，被誅。

悼亡詩三首，選一。

荏苒冬春謝，寒暑忽流易。之子歸窮泉，重壤永幽隔。私懷誰克從，淹留亦何益？
僮俛恭朝命，迴心反初役。迴心而重將赴其前官之任也。望廬思其人，入室想所歷。幃屏無髣髴，翰墨有餘迹。流芳未及歇，遺挂猶在壁。謂妻所存翰墨之迹，流芳未歇，猶掛壁間也。悵恍如或存，周遑忡驚惕。如彼翰林鳥，雙棲一朝隻。翰，羽翰。言此振翰而飛於林中之鳥也。如彼游川魚，比目中路析。《爾雅》：「東方有比目魚焉，不比不行。」春風緣隙來，晨溜承簷滴。寢息何時忘，沉憂日盈積。庶幾有時衰，莊缶猶可擊。《莊子》：「妻死。」

惠子吊之，則方箕踞鼓盆而歌。」○《文選》卷二三、《玉臺新詠》卷二

三詩皆作於妻亡周期，釋服之官之時。此其首章，乃叙既葬後計欲之官時情景。首四，就流光易逝，慨歎而起，點清妻亡已葬。「私懷」四句，接寫留家勢所不能，留亦無益，目前計欲之官之事。「望廬」八句，正叙將出未出，連流虛室，觸目傷心景象。以「望廬」挑出「入室」，以「無髣髴」翻出「如或存」，筆之曲也。獨言翰墨流芳，已於哀悼中將妻之能通文理表出，意之密也。「如彼」四句，插兩喻以動盪之。末六，補點時景，醒出沉憂，却以強作排解收住，亦不直遂。○潘詩率平衍少味，惟此三章能以情勝，初並錄之，繼細閱第二、三章，與此意多複沓，終不免元微之猶費辭之誚，獨存首作，持擇庶精，莫訝潘江之僅留一勺也。

〔一〕「忼」，原作「冲」，今據《文選》卷二三、《玉臺新詠》卷二改。

張翰

字季鷹，吳郡人。儼之子。有清才，縱任不拘，時人號爲江東步兵。齊王冏辟爲東曹掾，謂同郡顧榮曰：「有四海之名者，求退良難。」遂棄官歸。以疾終於家。

雜詩二首，選一。

暮春和氣應，白日照園林。青條若總翠，黃花如散金。黃花，指菜花。嘉卉亮有觀，顧

此難久耽。延頸無良塗，頓足託幽深。榮與壯俱去，賤與老相尋。歡樂不照顏，慘愴發謳吟。歡樂不照顏，言無所歡樂以達於顏面也。謳吟何嗟及，古人可慰心。○《文選》卷

二九

此傷老大之寡歡樂也。首四，就春園植物茂盛寫景起，賦中帶興，琢句亦工。「嘉卉」八句，頂上即嘉卉有觀難久，遞落人生易老，歡樂不常之悲。「榮與」二語，千古同慨。結二，忽以徒悲無益，藉慰古人，陡然收住，峭甚。

左思

字太冲，齊國臨淄人。徵爲秘書郎。齊王冏命爲記室，辭疾不至，終於家。

雜詩

秋風何冽冽，白露爲朝霜。柔條旦夕勁，綠葉日夜黃。明月出雲崖，皦激流素光。披軒臨前庭，嗷嗷晨雁翔。高志局四海，塊然守空堂。壯齒不恒居，歲暮常慨慷。

○《文選》卷二九、《藝文類聚》卷三

此傷壯志之不得展也。前八，皆寫秋景，然先以風霜引起條勁葉黃，已爲壯齒不恒作興，接以明月引起翔雁晨鳴，又爲志局慨慷作興。後四，正述本懷，點清作意，突如其來，闕然而

止，筆力老橫。

詠史八首。

弱冠弄柔翰，卓犖觀群書。著論準《過秦》，作賦擬《子虛》。《過秦論》，漢賈誼作。《子虛賦》，漢司馬相如作。邊城苦鳴鏑，羽檄飛京都。雖非甲冑士，疇昔覽穰苴。《史記》：「司馬穰苴者，田完之苗裔也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法，而附穰苴其中，因號曰《司馬穰苴兵法》。」長嘯激清風，志若無東吳。是時孫吳尚未平靖，故云。鉛刀貴一割，夢想騁良圖。鉛刀，以鉛爲刀，難於割物。左盼澄江湘，右盼定羌胡。功成不受爵，長揖歸田廬。○《文選》卷二

太冲《詠史》，初非呆衍史事，特借史事以詠己之懷抱也。或先述己意，而以史事證之。或先述史事，而以己意斷之。或止述己意，而史事暗含。或止述史事，而己意默寓。各還懸解，乃能脈絡貫通。○此章自言志在立功高蹈也。首四，詩旨本重武事，却以文學引端。卓犖觀書，已包史事，即以爲八詠總冒亦可。「邊城」六句，脫接時艱，點明壯志。「覽穰苴」，略詠史事，「無東吳」，舉重而言。末六，說到志酬高隱，興會淋漓，却只託之夢想，超絕。

鬱鬱澗底松，離離山上苗。以彼徑寸莖，蔭此百尺條。世胄躡高位，英俊沉下僚。

地勢使之然，由來非一朝。金張藉舊業，七葉珥漢貂。金張，謂漢金日磾、張湯之子孫。七葉，七世也。侍中常侍冠武弁，貂尾爲飾。馮公豈不偉，白首不見招。馮公，漢馮唐也。荀悅《漢紀》：

「馮唐白首，屈於郎署。」○《文選》卷二一、《藝文類聚》卷五五

此章慨世之不能破格用人也。首四，以松苗之託跡懸殊，以致高卑顛倒比起，筆勢聳拔。中四，惟崇世胄，英俊屈抑，點明章意。「地勢」句兜前，「由來」句呼後。末四，實詠金、張、馮公之事，爲「世胄」二句印證，竟住，老甚。

吾希段干木，偃息藩魏君。劉履注：「段干木，魏人。文侯師之，過其廬必軾。諸侯聞之而畏魏。」《幽

通賦》：「干木偃息以藩魏。」吾慕魯仲連，談笑却秦軍。當世貴不羈，遭難能解紛。功成恥受賞^{〔一〕}，高節卓不群。《史記》：「魯仲連好奇偉倜儻畫策，而不肯仕。秦使白起圍趙，魏王使將軍新

垣衍說趙尊秦爲帝，魯仲連適遊趙，見新垣衍責之，新垣衍拜謝，不敢復言帝秦。秦將聞之，爲却軍五十里。平原君欲封魯連，魯連不受。平原君以千金遺魯連，魯連笑曰：「所貴於天下士者，爲人排難解紛而不取也。」按，新垣衍，《戰國策》作辛垣衍，與此小異。不羈，不受羈絡也。臨組不肯緹，對珪寧肯

分^{〔二〕}。連璽曜前庭，比之若浮雲^{〔三〕}。緹，繫也。璽，印也。○《文選》卷二一

此章言士貴建功立節也。前四，實詠段、魯藩魏却秦之功，然以「吾希」、「吾慕」領起，則

詠古莫非詠懷。後八，從功成遞落到却賞高節，辭似專貼魯連，然干木之不肯仕魏，高蹈終身，亦已兼該在內，正是古詩局法錯綜處。

〔一〕「恥」，《文選》卷二一作「不」。

〔二〕「寧」，同上書作「不」。

〔三〕「若」，同上書作「猶」。

濟濟京城內，赫赫王侯居。冠蓋蔭四術，朱輪竟長衢。朝集金張館，暮宿許史廬。漢元帝封母許皇后父許廣漢爲平恩侯。宣帝封祖母史良娣侄史高爲樂陵侯。南鄰擊鐘磬，北里吹笙竽。寂寂揚子宅，門無卿相輿。寥寥空宇中，所講在玄虛。言論準宣尼，辭賦擬相如。揚子，揚雄也。家貧，人罕至門。玄虛，指雄所著《太玄經》。《漢書》：「時有人問雄者，雄撰爲十三卷，象《論語》，號曰《法言》。」先是時有蜀司馬相如，作賦甚弘麗溫雅，雄心壯之，每作賦，常取以爲式。」悠悠百世後，英名擅八區。○《文選》卷二

此章慨豪華不如著述也。前八，就京城王侯雜處，指出豪華之概。金、張、許、史，不過順插史事，借作榜樣，多就第宅上寫，與下對照。後八，即揚子窮居寂寞，詠其著述之高，而以百世擅名，贊美作結，彼豪華之過眼煙雲，不兜自醒矣。

皓天舒白日，靈景耀神州。列宅紫宮裏，飛宇若雲浮。神州，謂京師。紫宮，星垣名，亦喻皇都也。峨峨高門內，藹藹皆王侯。自非攀龍客，何爲歛來遊。攀龍鱗，附鳳翼，見揚子《法言》。被褐出閭闔，高步追許由。《高士傳》：「許由，武陽城槐里人。爲堯所讓，由是退隱，遯逃於中嶽下。」振衣千仞岡，濯足萬里流。○《文選》卷二一

此章言干謁不如高蹈也。直是詠懷，史事不過許由一點耳。前六，似與前首蹊徑相同，而此則有侯門深邃，不容干謁之意。後六，醒出干謁無用，不如高蹈可樂，以許爲宗，俯視一切。結處寫概，真有臨崖勒馬之勢。

荆軻飲燕市，酒酣氣益震。哀歌和漸離，謂若旁無人。《史記》：「荆軻之燕，愛燕之屠狗及善擊筑者高漸離，飲於燕市。酒酣以往，高漸離擊筑，荆軻和而歌於市中，相樂也。已而相泣，旁若無人者。」雖無壯士節，與世亦殊倫。高盼邈四海，豪右何足陳。豪右，豪門右族也。貴者雖自貴，視之若埃塵。賤者雖自賤，重之若千鈞。此震真二韻，第四部三聲通韻。○《文選》卷二一

此章言俠客亦足貴重也。前四，直叙荆、高飲於燕市事起。中四，即其人而贊之。「雖無壯士節」，所謂欲揚先抑也，作一曲筆，分寸恰合。後四，推開發議，以貴之不足重，跌出賤之足重來，筆力何等傲岸。

主父宦不達，骨肉還相薄。主父偃，齊國臨淄人也。以上書屢遷官。貧困時，兄弟皆不顧之。買臣困樵采，伉儷不安宅。朱買臣，字翁子，吳人。家貧，常艾薪樵，賣以給食。擔束薪行，且讀書。妻羞之，求去，買臣不能留，即聽去。陳平無產業，歸來翳負郭。陳平，陽武戶牖鄉人。少家貧。及長，可取婦。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，五嫁，夫輒死。張負見平喪所，隨平至其家。家乃負郭窮巷，以席爲門，然門外多長者車轍。卒與女。長卿還成都，壁立何寥廓。司馬相如，少貧，遊臨邛。臨邛富人卓王孫，召之飲。王孫有女文君，新寡。相如以琴心挑之，文君夜亡奔相如。相如與馳歸成都，家徒四壁立。四賢豈不偉，遺烈光篇籍。當其未遇時，憂在填溝壑。英雄有屯遭，由來自古昔。何世無奇才，遺之在草澤。○《文選》卷二一、《藝文類聚》卷五五

此章傷奇士皆遭困阨也。前八，實叙四人之阨，又以整整平排，與諸章見異。中四，總加慨歎，却就已顯跌出未遇，勢不平直。後四，即古證今，隱以英雄自任，遺棄自慨，而語仍托空泛說，便覺所包益廣。

習習籠中鳥，舉翮觸四隅。落落窮巷士，抱影守空廬。出門無通路，枳棘塞中塗。計策棄不收，塊若枯池魚。外望無寸祿，內顧無斗儲。親戚還相蔑，朋友日夜疏。蘇秦北遊說，李斯西上書。俯仰生榮華，咄嗟復雕枯。《史記》：「蘇秦西至秦，說惠王。惠王

方誅商鞅，疾辯士弗用。乃東至趙，遂說六國爲從約長，并相六國。後齊大夫多與秦爭寵者，因使人刺秦。」又：「李斯西入秦，說秦王。秦王以斯爲客卿，後爲丞相。二世下斯獄，就五刑。」咄嗟，謂一呼語之頃。飲河期滿腹，貴足不願餘。巢林棲一枝，可爲達士模。《莊子》：「鷦鷯巢林，不過一枝；偃鼠飲河，不過滿腹。」○《文選》卷二一

此章慨不安貧賤者之終罹禍也。前四，以籠鳥比窮士，句法對起。「出門」八句，將士方貧賤之苦，細細申寫，以見安之本難。「蘇秦」四句，方正詠蘇、李二子不安貧賤，驟榮驟枯之事。後四，以知足不辱意垂戒作收，亦用偃鼠、鷦鷯爲比，與起處對，却偏藏過偃鼠、鷦鷯等字，又與起處明點「鳥」字虛實相對。句法化整爲散，亦見錯綜。前七章，激昂慷慨，皆有睥睨一世之概，此以當安貧賤終之，章法殊非草草。

招 隱二首。○雜曲歌辭。

策杖招隱士^(一)，荒塗橫古今。招，尋也。橫，塞也。言荒塗閉塞，若古今來從未通行者然。巖穴無結構，邱中有鳴琴。無結構，謂山居不成結構也。白雲停陰岡，丹葩曜陽林。石泉漱瓊瑤，纖鱗或浮沉^(二)。石泉漱瓊瑤，謂泉漱石間，石多瓊瑤也。非必絲與竹，山水有清音。何事待嘯歌，灌木自悲吟。秋菊兼餽糧，幽蘭間重襟。《楚辭》：「夕餐秋菊之落英。」又：「紉秋

蘭以爲佩。」躊躇足力煩，聊欲投吾簪。○《文選》卷二二

此首叙偶然入山。招尋隱士，慕其自得，因欲投簪也。首四，叙入山初徑，未見其人，先聞琴聲，領局緊。「白雲」四句，接寫山景以展拓之。「非必」四句，借人剔景，亦即景寫人，交融入妙。絲聲應琴，竹與嘯歌，則路漸近而續聞者也。末四，正寫既見其人，遂決偕隱之志，拖起下首。

〔一〕「策杖」，《文選》卷二二作「杖策」。

〔二〕「或」，同上書作「亦」。

經始東山廬，果下自成榛。榛，叢木，猶林也。言果木自成林也。前有寒泉井，聊可瑩心神。

峭蒨青葱間，竹柏得其真。峭蒨青葱，並草木鮮瑩貌。弱葉棲霜雪，飛榮流餘津。榮，花也。

爵服無常玩，好惡有屈伸。李善注：「言爵服之榮，理無常玩，時有好惡，隨之屈伸。」結綬生纏

牽，彈冠去埃塵。《漢書》：「蕭朱結綬，貢禹彈冠。」本皆相薦達之意，而此則謂結綬則生纏牽，固所不

可，彈冠亦去埃塵而已，豈如貢禹之思仕哉。惠連非吾屈，首陽非吾仁。言如柳下惠、少連之窮居在

下，不爲屈我，亦非若夷、齊之求仁得仁，必餓死於首陽也。相與觀所尚，逍遙撰良辰。尚，好尚。

撰，選也。○同上

此首叙山居既成，愈知昨誤，相與逍遙，不思再出也。前八，蒙前首來，點清結廬，隨補叙山廬之景。「爵服」四句，特將人爵非榮，脫接展局。「結綬」、「彈冠」雖似平列，而「生纏牽」則足上意，「去埃塵」又暗領下意也。後四，轉到現在隱居，初非屈己，亦不求仁，然後以相與觀尚逍遙，兜應前首隱士，醒出偕隱之樂收住，密甚。「彈冠」、「首陽」二句，尤能就舊事翻出新意，用筆最靈。

張載

字孟陽，安平人，一作武邑人。博學有文章。起家佐著作郎，累遷弘農太守。長沙王乂請爲記室督，拜中書侍郎。復領著作，稱疾歸，卒。

七哀詩二首，選一。○題解見卷九王粲詩。

北芒何纍纍，高陵有四五。北芒，洛陽山名，王公貴人多葬此。借問誰家墳，皆云漢世主。恭文遙相望，原陵鬱膺膺。按《後漢書》，安帝葬恭陵，靈帝葬文陵，光武帝葬原陵。膺膺，肥盛貌。季世喪亂起，盜賊如豺虎^{〔一〕}。毀壤過一抔，便房啓幽戶。珠柙離玉體，珍寶見剽虜。《董卓傳》：「卓使吕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，收其寶玉。」魏文帝《典論》：「喪亂以來，漢氏諸陵，無不發掘，至乃燒取玉柙金縷，體首并盡。」一抔，冢上土阜。便房幽戶，冢壙中室。過一抔，啓幽戶，言不但平